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于爭奪情者以其爲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卽徼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甬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

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忌而角之者非黜則錮于是林壑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爲憾甚矣天啓閒耆老僅存者尚秉用未幾黨禍興而實發難于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即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生爲總憲涖任諸御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

終皆爲國也嗚呼繇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于失君遂于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此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劾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于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于議禮萬曆盡于國本非國本盡之而創爲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永嘉實

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益之况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禮繇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菀枯其開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興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黨也

癸巳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卽冢卿

無能自行其志者逮乎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
孫清簡陳恭介繼之于是閣不得撓吏部權而統均之體
以肅益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則尤異矣
高邑主討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
篝燈精心衡量有蠅巢于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奪
腕乙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卽冢宰甥
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官哉嚮使有賢輔臣焉所
當委已任之目言論薦至冢宰不文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
反肆之螫而一時大賚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
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于國家何于萬世何然則太倉

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　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君子以高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黨也眞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爲察也可知矣賢者卒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而邪者尤呶呶焉此實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覩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寻于萬曆癸巳盡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岩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攀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本錢君敷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史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則孔兼于君丹陽士昌姜君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陝北直遥相唱和盡大江以南不越二郡之間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

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于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閒有一砥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目之爲黨而門戸之禍于是乎不可解矣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迫遺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巳求人此中又以門戸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爲哉吾故觀于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㒱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啓乙

丙開一閹作孽不過刃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汙行事至不忍言而纍囚相接騈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　聖明再馭者此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閒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

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于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龜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槩其生平今試觀天啓乙丙間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寧至媚閹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槩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　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三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于與官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

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
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
孽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
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
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
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
衷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
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于屈滕富平斷

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嚴嵩快哉此眞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卽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葢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卽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畧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于國家必無莫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璽卿璽卿曰淮撫故不貧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讒慝之口耳且不攻淮

撫安得東林之蠍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予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東之論矣及予閱　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又不足辨

要典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葢以并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并封而著不傾陷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并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旣見于天下如此其攻東林者又作逆

如彼此卽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絶踵于世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未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卽逐聲相吠有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繇是相提而論寧過而訾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毀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

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内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貲假地勢恃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際全關其岌岌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端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墜其計中于國體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威而絶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禎推轂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絶勾□之患

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人心攜而時事去矣于
是論者謂賊張之日宜右戰而紬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
爲武異同之間誠有難易之辨耳然弓因是而益有感焉
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其
矢滅賊其總兵者夙號材武事復不從中制猶以功不即
就至數勤　詔旨切責况乎借疆埸之事以修門戶之卻
樞邊異趣經巡二心又用舍可否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
一敗塗地舉精卒夙將盡殲焉葢自萬曆末季以及昌啓
之間其成敗得失之故亦畧可見矣曾去昔幾何時而軍
效陵遲以至于此言之可爲傷心威彈財詘探丸而起者

半天下事將有什百千哼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學之蹶也功繇學曾而葉實攝之魏之罰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有謂魏不逮葉不戌其然豈其然乎觀梅監軍明功罪諸疏益公道彰矣

征倭上

臣觀日本小夷耳當　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益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已閒胡惟庸通倭謀逆而後下嚴禁絕之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益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舶而且有勾導禍莫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

玩備弛以至此耶 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
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藩也外存與
國之埀絕內實杜遼患于未然于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
非曰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
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
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績
奏矣奈何本兵督府甘受罔而不寤而在閫在邊皆陰陽
向背以求事去已即釋之使兵威挫于翕張之舌而彼小
人者既以褻敬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翕侯彼猶使售其詐
徼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

之謀然後登壇推轂又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爲寒心至幸

一關白之死僅能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懋益亦未

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

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

徼者有勾之者也兄又無端而艷以封號此之謂國眞如

兒戯是故防倭者撫以朝鮮爲口實也關白之事宜易世

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于今與閉其入寧闌其出

當事者奈之何不鰓鰓慮之而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小人藉資以中

國爲[illegible][illegible]僥倖也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承寇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清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陲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慴服乎第彼非形見勢詘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于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耋不知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秉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養謙也玠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綎也以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貿耳予讀丁贊畫之疏而

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覩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撻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討之盡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爲後法與著其失以爲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爲大鑒而後之謀國者豈無多恃天功哉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播征蓋與朝鮮哱相首尾焉微調之費等哱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予亦嘗

考其始末矣楊酋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
而遽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已褻威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
氣而又何遽議撫剿撫相循于是道旁築舍之局爲敵所
窺故酋之猖狂不量至覆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
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諭之可使無動至其後
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埸之謀誰實司之其
始討亦稍絀矣予嘗歎國家于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
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南而北轅焉僥倖于始狼狽于終
曲徙無恩而焦爛是問葢不知凡幾矣幸應龍穴鼠破綦
江而猶戀棧爲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權黃巢

之流屠毒六七省逋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覆視往時夷土可為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推轂者實得人世之稱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嗣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齮齕遼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請諭　崇禎辛未

古之為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已縱反間

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追脅之衆與夫誨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于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〻投鎗免胄不數語而回紇懽呼引罪未嘗不歎敵雖叵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使　亦可懐服也唐之兵端始于藩鎮之強以弱王御強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懐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賞罰渙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膏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蝟起而竭忠立勳以其身爲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易也夫子儀

所難者難于安史繼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于魚程交譖而以疑忌之躬克全勛節豈難于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恃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愈衆是故秦皇至暴戾也而匕露于殿上董卓至猜很也而戟交于輦下何也禍嘗伏于巳之所有畏因發于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威立則人有所不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于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即在是耳趙宣子晨闢門啓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以藏身也至于賊不加害況其猶不至于賊我者耶推而

至于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餉而吳人服忠信既立雖可爲恩況當時之回紇素爲我用懷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諭之足矣子儀豈其僥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身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疑之勢而功名令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鑰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觀容可使涕泣子儀之善于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雖以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爲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

樓山堂集第七卷畢

樓山堂集第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卽位也無惑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卽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卽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卽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卽位何如其

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卽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于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宜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卽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于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

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于一例也曰然則繼弑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宣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也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況卽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辨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篡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卽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葢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卽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繹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葢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也

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其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㨿

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即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辨二

隱公不言即位左傳以爲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葢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即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王隱實攝而不

克復子故麃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示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楊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爲魯隱趙盾許世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

與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欺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揚堅之簒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弑而後爲懼亂賊且弑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衞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衞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

之皆有攝而并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辨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吴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于理也今

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于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敎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敎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梆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梆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巳乎請據其說而辯之梆子謂賤妨貴者葢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

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毋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郁子謂遠閒親新閒舊者益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却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謀賊得以萌孽其閒于是播棄耆老凋散宗室小者國

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椰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
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卽椰子所引證諸
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
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
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
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于宋襄而失
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于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
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
攝而賊身謙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椰子之說背理不通
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丹之專

不至代秦雎之功不過魏冄而遷毋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璜爲之相起璜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即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即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踈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即踰尊踰戚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閒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

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于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于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覇篡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于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

加任使報之未晚歟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
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
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此眞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
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
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嫚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
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
倖生事[illegible][illegible]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
非本所欲誅之[illegible]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
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

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
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
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
爲尤難夫四　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輩
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　　桀驁天討未
張一舉而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
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
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　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
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　　有道處
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

者　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

斯爲帝王之勸戚哉

樸學齋集第八卷畢

樓山堂集第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擬進策 幷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 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皆負 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 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

諍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

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卽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衣

行不及則益工為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墮因之究之柄且為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弘顯之禍議者皆以為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為失體也幸其時丙吉為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廐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

信為政有體則其言時可以槩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為相其整飭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 神宗亦以覺大權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illegible]跳邊隅孽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 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 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 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

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褎足而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啟之何也失體也且今之日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 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繇此也故臣願 陛下弘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卽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卽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 陛下

所爲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爲啓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　陛下者即以昭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止之操切既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即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　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

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殆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愼繇與劉琢並相愼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琢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琢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

從國家起見則琢言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愼𧮂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琢之心而明主宜持愼𧮂之法抑臣又思之琢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琢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嚴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卽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斥之而極言其害嚴叟之言曰自古兼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

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悲也勍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益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　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琢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祗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illegible]今日所以望之　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

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　陛下試觀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援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　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横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啓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於今之時勢又與

先朝不同則共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　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衆正彙進而險陂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illegible]進愈襍而黨與益分黨分而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臣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隳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寵任大臣至於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繇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嘆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

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 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 肅皇帝英

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我 皇上躬揔瑜禍手攬萬幾念 寇之交訌也向方之賜時出𢢽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綱紀於中丞歸操柄於冢宰不惠之患可幸無之且 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即昨者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 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即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

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　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　陛下益去其非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　陛下即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覩其君臣間析肝吐膽

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為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繇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襍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未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為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即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懇君背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

大臣遨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王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徵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儇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覩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illegible]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爲晉救其厄

賈誼蒙譜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爲絳灌而發則一重朝廷之體而已無私共哉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槩無繫于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　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巳之私以言爲徼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石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眞能言者反有所疑而

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條陳天下利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挾息夫之詐行袁盎之私而已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遇或過之然則真能爲賈陸者亦將卷舌固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其進是 陛下雖欲聽之而誰爲能言諸人雖千百言之誰爲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愈塞者此時是矣爲今之計 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以其言下部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稽其立朝之節而於士庶又實訪其行已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責

其效毋徒博一時偷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前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

厲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爲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往者逆璫之亂稱誦比附者遍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

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而　豕倘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　陛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闢門受諫弘示買駿之意旁寄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懸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者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啓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人之始進見之士不從身家失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

人輒病之爲矯戒之爲取禍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哉而我也何知多壘爲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使下喑啞見謂先幾之哲閫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相率而爲欺百僚苟且以祈免而趨時若鶩者反因之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極敝大壞不止也今 陛下誠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窮蔽煬之積慝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扶邪倖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

者不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夫之禮相待士以俟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勅巡按御史嚴禁鄉紳請托而并設爲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爲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足治也故昔之蒙業而治者寧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率祖詩云繇舊雖古盛帝明王亦惓惓以此爲戒是

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躬懲禍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自我而立爲一代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卽至凌遲衰微法久滋弊然道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
明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畧蕭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

自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爲制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敢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浸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　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間涉歷甚深既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迺以承平既久瑕釁時作敦

文寡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圭組盛而事不舉論
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
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
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
之法而官貪　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
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　祖宗之法乎抑非　祖宗
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
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為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
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　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敝而
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　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

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儌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做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而釐其獘此猶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從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隴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負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旣覬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憾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

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其漸靡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衛霍奮光武中興而吳耿出唐以李郭爲再造宋繇韓岳爲僅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

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 陛下之
求將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尙方之授而斬將搴旗之捷無
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禽反
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
而盡亦豈爲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卽毋遽言新建
威寧之武功如 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
以禦 戎以勦寇其布置方畧亦可踵而師其智也武臣
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卽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董亦庶
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倘在制而用之亦
何至糜軍實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

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於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繇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擠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所重臣不過繇資序得之素無不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敵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怯薦用祿山其

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鑒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
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
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備其材以備邊方之用
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嘗盡刱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
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即自
負管葛武臣即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拔之
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己巳之役　陛下
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覩矣　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
乃熊羆之士不聞即出今又下　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
并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即繇此奮乎夫今士大夫雍

容惰窳不習勞勤借此以磨厲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
經畧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壹更
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
令起家之士無得遽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有
方略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
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
推補此屬以益練其材而久其任邊撫缺又即以道臣推
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
而皆取之此司而是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
亦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略

善兵者無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
令武選專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參遊自偏裨至大將
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　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
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庶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
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
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
不能卽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爲皆無用者致之也
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

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
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
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
古然得強毅有爲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
用否則多一官即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
之吏其能已見於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巍然體統
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廩而權所
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
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
不但已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

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
故非盡汰濫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
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覈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
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議
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之費無聲色之
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
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
上今　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
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
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　陛下數年所

下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即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擧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可以類盡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即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既多下之趨舍愈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權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遑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庻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有司無十羊九牧

之擾百姓省供億罪牘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寬於收入嚴於置吏輕於假名器而重於俾事權葢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為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斂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葢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十之八其餘則皆以

風俗之侈靡而倣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詘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書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罪鍰之實此既奉之以實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毋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畧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

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縣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郡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貲買田產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夕倍也臣觀京都之胥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縞意氣腆膴合天下此輩蓋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

中產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蓋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二事當使南北兩京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贓罰直當報罷而一切罪鍰直令所司置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賑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於此中染指者事聞逮問於是巡按正已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頂首亦如吏員當街之例自郡國稟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即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

取之犯法者并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卽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　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沉痾可

以盜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繇於官貪　陛下跡得其情亦既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過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滋任之源也京官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晏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于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于謁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变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抵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

私但以前此之屬償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
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遞矣鑽缺矣不惜
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之較難則圖之必力而
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逋者暮至矣此卽不取之
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卽取償於外
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與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
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
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祟卑戚疏以厚薄其貽餽
而其人卽以其厚薄之數爲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
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

益設為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為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凡吏之所為包且有無非吾之膏血所充乎古繡衣使者之入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畏其將及也已豫為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即號為才能矣而實登劾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薦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而廳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懽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

耶臣約畧計之士自始進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橐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鍰何以充之非刻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為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皆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撫為之參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錮而絕其仕進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反坐之令吏垣銓司部尚書調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囑通賄及不能禁嫉胥弄法

者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逕任凡巡方不職及薦劾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門言官凡內外官讚欽譽薦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一二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即不能盡塞臣所設爲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爲令而法在必遵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嶒潔之人旣第猶若寒素郎入官寧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寡矣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則向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念逆窮之而復爲不可踰走之勢矣是郎臣今者所爲澄吏治之大端矣

第九卷畢